

我市徐星叶杭州亚运会连夺两金



9月24日,张书贤、刘晓鑫、王子凤、徐星叶(从左至右)在颁奖仪式上合影。当日,在杭州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中,由张书贤、刘晓鑫、王子凤、徐星叶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42秒03的成绩夺得冠军。新华社记者 杜满逸 摄



9月25日,中国队选手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当日,在杭州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杭州亚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由张书贤、俞思源、鲍丽娜、董都姪、张海蓉、刘晓鑫、王子凤、徐星叶和徐霄韩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33秒61的成绩夺得冠军。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9月24日,张书贤、刘晓鑫、王子凤、徐星叶(从左至右)在决赛中。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9月24日上午,在杭州亚运会赛艇女子4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中,中国组合张书贤、刘晓鑫、王子凤、徐星叶获得金牌,其中徐星叶来自陕西西安,这是陕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徐星叶自幼生长在旬阳汉江边,对水对船有着特殊的感情,初中毕业后进入陕

西赛艇队。2021年10月进入国家赛艇队备战巴黎奥运会、杭州亚运会。她曾先后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铜牌、2019年全国赛艇锦标赛女子四人单桨金牌、第十四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单桨铜牌、2023年全国赛艇春季冠军赛金牌、2023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女子四人单

桨第四名、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四人单桨金牌。徐星叶划桨技术幅度大,是一名耐力型运动员,擅长担任领桨手。杭州亚运会,徐星叶参加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和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两个项目比赛。

(来源:新华社)

以刀为笔琢匠心

记者 卜昊天 陈楚瑶 实习生 曹艺瑶

再求人写字了,书法和碑刻一整套工作流程都能独立完成,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研究更多的字体。“颜体气势恢宏,写对联这些大字很有气势。写得时间长了又喜欢柳体,很精神、有风骨。但是又发现没有功底,柳体的字写大了就不好看。后来又写欧阳询的字——用现在话说,就是楷书天花板。楷书学了七八年以后我才接触到隶书。”从楷书、隶书,再到草书,每学一种字体,郭荣高都要了解这种字体出现的年代及当时的人文历史。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逐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对书法和碑刻产生了新的理解。书法不是单一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掌握,因为这些知识是相辅相成、纵横交错的,否则没法融会贯通。”自此,郭荣高从一个小学未毕业的手艺人,渐渐蜕变成一个爱好国学、深谙书法,再到安康碑刻扛鼎之人。

知识不仅能开阔人的眼界,更能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在郭荣高的作品中体现得愈加明显。他的业务也从寻常百姓大事小情的记录,迈上了一个城市地域文化的铭刻与标识性符号的创造。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郭荣高迎来了创作高峰期,十多年间,他先后应邀完成了汉阴县汉阳城历史纪念碑、烈士陵园洪水纪念碑、牛蹄岭战役纪念碑、烈士陵园300多座烈士墓碑、香溪洞玉皇阁牌匾、紫阳擂鼓台道德经等安康人文历史及纪念碑的雕刻。

“书法上我比较传统,因为我长期临摹古人的帖子,更能体会到中式建筑上的文字应该呈现的书法意境。”一江两岸,华章日新。安康城区的兴安门、朝阳门、水西门、西城阁、亲水广场等匾额、石刻都出自郭荣高之手。

出人意料的是,郭荣高没有任何能证明自己技能等级的证书,也不属于任何专门协会的会员,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安康碑刻领域的权威,也不妨碍他在

书法界有了自己的拥趸。现如今,随着数码雕刻机的推广,要求手工碑刻的客户越来越少。郭荣高说,有了电脑和机械,没有书法和碑刻基础的儿子也顺利接手了家里的业务。

说起机器雕刻的市场优势,郭荣高的神色中闪过一丝落寞,但又转瞬即逝。他说,作为这个行业的传承人,应该始终如一追求书法的构思和手工雕刻的质感,让文化张扬个人风格,让作品不乏人文气质。在他看来,手工碑刻

有韵律感,线条古朴自然,而机器雕刻是完全复制,只是一些均匀的线条而已。很多情感上的东西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制,他反而越好奇。

终于有一天,他干出了一件令家人震惊的事。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家里接了个很重要的活儿,长辈们千叮万嘱咐不许他碰。爷爷有午睡的习惯,碑刻了一半儿便去休息了。郭荣高放学回来,一眼就看到那块儿还没完成的碑,他竟叮叮咚咚把剩下内容沿着描红刻完了。

爷爷醒来发现后惊呼:“你这个碎东西,我没教你,你还刻得不错嘛!”自此以后,郭荣高便开始在课余时间帮助家里完成一些刻墓碑的活儿。

忆起这件事时,郭荣高脸上依然充满着当年被长辈夸赞时的喜悦。他说:这是他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也是他走上碑刻技艺之路的关键。

但先学跑再学走的郭荣高很快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自己的作品细节地方处理不好。运刀以后出来字与字之间首尾漂移了。收刀起刀,没办法把字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来。”郭荣高回忆说。而另一方面,在识字率普遍不高的年代刻碑人大多没文化,更不会书法,要维持生计就需与有一定书法造诣的写手、乃至书法名家保持良好关系,

刻碑前先要拜托其写好相关文字,做好排版布局,然后在石碑上描红后再进行凿刻。这样的方式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碍于求人,若遇到挑剔又不懂书法的客户,还会指手画脚,吹毛求疵,更有讲究的客人,指名道姓要谁的字……

识字、书写成了制约郭家生意的最大瓶颈,15岁的郭荣高便第一次走进新华书店,买了人生第一本字帖——颜真卿的《多宝塔》。虽然每天用报纸、木板沾水练字,郭荣高觉得自己进步并不大,笔法、结构、快慢、轻重、大小、呼应、承让、向背、提按、顿挫等自己都掌握得不好。于是他又想尽办法拜师,先后师从韩正楷、刘曙光、马昌琪等安康本土书法家。

二十多岁成家以后,郭荣高开始尝试将书法和碑刻结合。“1995年,汉阴请我雕刻了一块讲述当地人文历史的大型纪念碑。2.4米高,1.2米宽,一块整石材。正面大字是韩正楷老师写,后面序文的小字由我负责。”郭荣高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第一块自己满意的碑刻作品。而此后,韩正楷的字也都几乎指定他去刻。

大概在他24岁那年,郭荣高就不



往城区高井加油站对面朝阳巷里走,人群熙攘,店肆林立,形形色色的门头之间,一块“郭氏碑刻”的四字漆金石匾格外显眼。进到院内,果然别有洞天。廊道上堆满了各种规格的石材,有天然石也有人造石,有些已是成品,有的才完成了描红,一旁的隔间里是琳琅满目的叫不出名字的工具。

郭荣高——这间店铺的主人,中等身材,皮肤略黑,肌肉结实,绝对悦人眼目的精气神让人很难将他与“花甲之年”联系起来。

祖上是何营生,郭荣高并不清楚。他清楚的是,郭家到他这儿最少已是第四代刻碑人了。

“小时候没有玩具,看着爷爷手里的各种雕刻工具就感兴趣得很。但是那时候小,这些斧凿锯锤还是危险,大人们不让我走近,更不许我碰。一来怕弄伤了我,二来也害怕我把刻好的石碑弄坏了。”在郭荣高的记忆中,家人越是限

